

責任編輯：馮金泉

意大利選手鋼琴賽奪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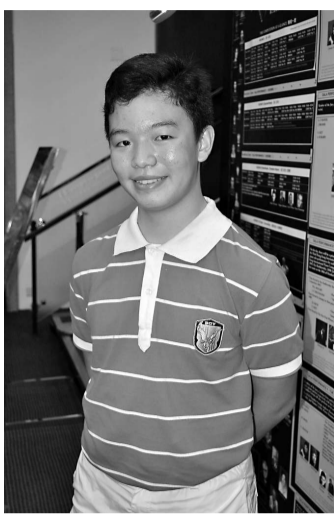
台灣男孩蔡旻濤鎮定成熟獲季軍

【本報訊】記者李夢瑤道：生於意大利巴勒莫的 Giuseppe Andoloro 今年二十九歲，生著一頭小鬍鬚和一隻大眼睛。從米蘭音樂學院畢業後，他已在倫敦世界鋼琴比賽和意大利 Bolzano Ferruccio Busoni 比賽中得過兩個冠軍。前晚結束的第三屆香港國際鋼琴比賽又給了他一個冠軍。而這第三個冠軍對他來說意義特別，因為評審團主席 Vladimir Ashkenazy 是他的百分百偶像。「我是聽著 Ashkenazy 的音樂長大的，」Andoloro 說：「聽到他讀出我名字的那一刻，很激動。」

與 Andoloro 一樣對比賽結果激動驚喜的，還有季軍得主——十四歲的台灣男孩蔡旻濤。蔡旻濤自初賽起就表現搶眼，他總是穿一身黑西裝仰著頭出場，顯出同齡人少有的鎮定和成熟。初賽時他演奏斯克里亞賓 (Scriabin)《第八練習曲》令評審團主席 Ashkenazy 頻點頭，決賽中又用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贏得全場一個接一個「Bravo」。

冠軍憑經驗取勝

少有樂團合作經驗的蔡旻濤，卻懂得在演奏中適時與指揮與樂手透過目光交流。他在第三輪室樂比賽後，與合作的倫敦室內樂團四名成員一一握手，決賽彈罷最後一個音即起身與指揮 Ashkenazy 擁抱，引得觀眾不停笑。一眾評委都覺得這個台灣男孩「很有天分」；Peter Frankl 建議他報考美國寇蒂斯音樂學院；Ashkenazy 則希望他對音樂永遠保持開放自由的態度，並祝他有個美好未來。



年僅十四歲的台灣選手蔡旻濤獲季軍



三屆冠軍合影，左起：Giuseppe Andoloro (二〇一一年)、Il'ya Rashkovsky (二〇〇五年) 和 Jinsang Lee (二〇〇八年)

與蔡旻濤相比，Andoloro 與樂團合作的經驗相對豐富：他曾與倫敦愛樂樂團和日本 NHK 交響樂團多次合作，彈的都是今次決賽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Andoloro 選「拉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太熟悉太喜歡，「我覺得那些旋律已經長進我的身體裡。」

進入決賽的六名選手，不論是首先出場彈柴科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的俄羅斯選手 Elmar Gasanov (第五名獲得者)，決賽最後一晚出場、彈拉赫曼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的台灣男生陳涵 (第六名) 和韓國女生 Soo Jung Ann (第四名)，還是亞軍得主、日本選手 Sato Keina，在演奏鋼琴協奏曲時都出現類似狀況：鋼琴在部分樂段幾乎完全被樂隊聲響淹沒。這在評委 Pascal Rogé 看來，是選手與樂團合作較少所致。

選手與樂團合作經驗少，體現在另一方面，即演奏部分段落時不夠穩。例如，指揮 Ashkenazy 原本為 Gasanov 的「柴一」起了個偏慢的開頭，結果 Gasanov 幾個連串和弦響起來，立時將速度帶快，第一樂章用時約二十分鐘，第三樂章僅用六分半鐘就在幾個快速跑動的音階後收場。雖然所用時間並非短得異常，但選手似乎只顧速度影響穩定發揮，部分章節聽來略顯凌亂。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彈「拉三」的陳涵身上，他在第一樂章主題句接錯了兩個音，第三樂章聽上去也不夠齊整。

比賽公正贏得好評

好在，指揮 Ashkenazy 和香港管弦樂團給予這些年輕演奏者充分的照顧。選手出場前，Ashkenazy 通常站在台側，對敲擊樂手交代兩句，或向身邊經過的小提琴手欠身道謝。無怪乎蔡旻濤的鋼琴導師林宜倫說，這個比賽辦得好，不單因為它公正，還因為主辦方「對這些小孩子照顧得很周到」。

昨晚，評審團主席 Ashkenazy 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外宣布比賽結果後，不忘自誇一句，說本屆比賽不單選手優秀，評審亦表現出色。主辦方香港蕭邦社主席 Andrew Freris 也說，評委薪酬不高，



Ashkenazy (右)與作曲家 Howard Blake 在決賽前合影



張竹勵學金增捐暨《張竹勵追思文集》首發儀式日前在京舉行



清華美院名譽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遠 (左)與張竹夫人理召交談

【本報訊】記者隋曉姣北京報導：張竹勵學金增捐暨《張竹勵追思文集》首發儀式日前在京舉行。著名藝術家張竹勵曾參與設計國徽，並設計了全國政協會徽。二〇〇六年清華美院以張竹勵的名義設立「張竹勵學金」，張竹勵捐資六十萬元 (人民幣，下同) 作為「種子金」，如今按照張竹勵的遺願，張竹夫人理召再為「勵學金」增捐二百四十萬元。

張竹勵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一九九九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更名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後，張竹勵擔任美術系博士生導師。他創作領域廣泛，善於多種繪畫形式，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曾評價他「創作跨越漫畫、實用美術、藝術設計等諸多門類，是美術界百年難遇的多面手與美術家」。

二〇一〇年，張竹勵在京病逝，享年九十四歲。「張竹勵先生追思會」於當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二百餘位藝術界人士、專家、學者等參加了追思會。《張竹勵追思文集》採集追思會的發言、研討、評介及訪談，文集折射了中國當代美術界的若干事件、思潮與成就。清華美院名譽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遠說：「張竹勵先生緊跟時代脈搏，在每個時期都有重要貢獻，務必開發好張竹勵先生的文化工程。」

在當天的儀式上，張竹夫人理召表示，希望同學們珍惜學習的時光，好好學習，潛心學習，不受名利干擾，獲取文化的力量，守護良知，親近真理！這也是張竹「勵學」的心意。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史宗愷表示，清華大學張竹藝術研究中心一定會團結更多的有識之士，以張竹的名義，共襄盛舉，為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做出更多貢獻。儀式後還舉行了「面對張竹等前輩們的文化遺產」的學術座談會。

新園地

東寫西讀

十一月一日是近年俗稱的「光棍節」，因為數字「二」排起來像很多光禿禿的棍；更有人說十一月是「光棍月」，而十一月十一日則被稱為「大光棍節」。

實際上，學術界的研究發現，現代社會的「光棍」——即單身人士——對社會整體的貢獻，在人口比例上遠高於已婚人士。較相熟、也較樂意互助。此外，單身人士的政治參與度亦相對較高，參加公眾諮詢論壇或政策解說的次數較多，也更樂意表態支持或反對新政策。

在支撐家庭方面，雖然西方國家的人士一般比較獨立，也會較早離開家庭自己生活；然而不論任何國籍的人士，單身男女相對而言，多數更孝順父母；以美國為例，已婚女士照顧家中父母的比率，為百分之六十八，但尚未出家的女兒，會照顧家中兩老之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至於男士的表現，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結婚率下降，對社會的貢獻，卻有百分之六十七之高。難怪世界各地總有不少婆媳問題，皆因結婚的兒子會減少約一半奉養父母的时间！」

光棍 貢獻多

軒轅伯

照顧家中父母的比率，為百分之六十八，但尚未出家的女兒，會照顧家中兩老之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至於男士的表現，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結婚率下降，對社會的貢獻，卻有百分之六十七之高。難怪世界各地總有不少婆媳問題，皆因結婚的兒子會減少約一半奉養父母的时间！」

照顧家中父母的比率，為百分之六十八，但尚未出家的女兒，會照顧家中兩老之比率，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至於男士的表現，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結婚率下降，對社會的貢獻，卻有百分之六十七之高。難怪世界各地總有不少婆媳問題，皆因結婚的兒子會減少約一半奉養父母的时间！」

無名的主角

洪嘉

與零件。司機卻被鄰居愛蓮與她的兒子攪動了心弦，甚至擾亂了他的生活規律。他毫不猶豫地向她打開了心窗，即使表面上仍然保持冷靜，然而愛蓮在獄中的丈夫提前出獄，使這段感情無法開花結果。

影片就像司機一樣寡言。沒有太多的枝節，沒有太多的解釋，像我們不需要知道為什麼男主角是這麼孤僻，像我們亦不需要知道男主角的姓名與來歷。於是影片拍得十分簡約與直接。也因為直接，導演丟掉了諸多動作片花巧的設計，讓觀眾沒有千里追尋的緊張刺激，只見司機一邊偷聽警方的通訊，一邊慢慢地轉換街道，偶爾被發現了，便加速，或駛進巷弄躲避警方的追捕。

但那直接偏偏如此充滿刺激感。沒有刻意經營，亦完全沒有速度感可憐的煽動，仍叫人激動不已；那卻叫人有看頭，沒有過多的奉來奉往，直接的致命攻擊卻叫人看得喘不過氣。即使不知道主角的名字，但我卻被深深吸引。

像附圖十二字細白文印，及吳熙熙代表作之一，刻「歸安吳雲平齋藏金石文字」，就是以筆意入印，轉折有致，虛實相生，結構嚴謹，予人落落新穎之感，從漫不經心間可見其深厚功力。常常覺得「深翁」細白文印較「完白」俊美瀟灑，文靜含蓄中見古樸遒勁。

吳熙熙之篆刻印數較多，傳世不少，要寬藏也不困難；但坊間仍多偽品，應小心鑑別。

微言博語

獨來獨往的司機，於深夜駕車在洛杉磯街頭奔馳，收音機裡傳出的是充滿迷幻的電子音樂。Kavinsky 的《Zynth 7.0》引領著司機前行，茫然不知最終的方向。

獲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極速罪駕》(Drive)，是一齣關於司機的故事。片中的主角是個沒有觀眾認得名字的可憐人，日間他在車房工作，偶爾會在車房主人的介紹下，接拍一些電影，替主角做個車場的替身。他是個技術超凡的司機，有時也會替黑幫駁腳，負責為搶劫的罪犯開車逃離案發現場。這個觀眾不知道名字的司機，終日板著臉，不讓自己的情緒顯露。他獨來獨往，對於事物的判斷只取決於個人；他沒有朋友，惟一的那個便是當他是搖錢樹的車房老闆；他獨居，房間沒有多餘的擺設，桌面上堆著的，是各種工具。

素來喜歡吳熙熙通過刻刀表現其穩健流暢的小篆，以及刻印章邊款之刀功草書。尤其是其成熟時期的細白文印，運刀輕淺取勢，一任自然，常顯刀趣石味；不但筆意舒展，而且質樸自如，巧拙兼備，有如書法，形同用毛筆寫出。這方面與鄧石如一書由印入、印由書出，異曲同工，篆刻精髓所在。

澳門華光誕

一般人只知道三眼華光是戲班的保護神，在香港亦只有八和會館重視華光誕，但澳門則不限於戲班人士敬拜。位於新橋區的蓮溪廟，二十二年前有街坊團體在華光誕復辦演戲酬神活動，三年前又辦廟會，增加夜市，去年更有華光大帝巡遊，參與者達四百人，為澳門的民間宗教活動增添一分姿采。

蓮溪廟始建於道光年間，在光緒元年 (一八七五年) 獲重修。正殿供奉北帝和財帛星君，右為華光殿，左為佛爺殿。華光雖非主尊，但該廟只在農曆九月廿八日的華光誕才有賀誕活動，大概澳門較少廟宇奉祀華光，所以值理會主力宣傳華光誕。傳統上華光被奉為火神，昔日梨園戲班經常乘紅船落鄉演出，由於戲棚容易起火，所以他們在後台供奉華光以保安全。澳門有不少信眾將子女「契」予華光，祈求保護。華光誕當日所見，到蓮溪廟上香化寶的大都是年長市民，有些亦帶同子女前來拜祭。華光誕的重頭戲是巡遊，善信從蓮溪廟抬出一尊近一米高的金身華光像，去年由四名男子抬着遊街，但該像實在太重，今年改為放在木頭車上推行。華光像旁有「四大天將」和「八仙」護送，前有銅鑼和哨吶開路，並有人高舉「肅靜」和「迴避」牌，儼如皇帝出巡。後面則是各廟宇和坊會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在新橋區主要街道行走，為這個漸趨沒落的神誕注入生命力。

如果喜歡清代中期鄧石如 (完白) 篆刻作品者，多數同時讚賞晚清時期吳熙熙 (讓之) 的細白文印與細朱文印。後者可說是前者的再傳弟子；蓋吳熙熙的老師是著名書法家包世臣 (著者《藝海雙龍》)，而包氏乃鄧石如的得意門生。另一篆刻家吳昌碩曾謂：「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於篆法印理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毫之正，氣象駿逸，質而不滯。」寥寥數語，正好道出「讓翁」吳熙熙之篆刻精髓所在。

該不該服止痛藥?

人在一生中，總會遇到病痛，小則牙痛喉痛及受傷引起的炎痛，大到關節炎、痛風、坐骨神經痛甚至癌痛。有了痛楚，是否要服用止痛藥？是否要忍則忍？多，使得不少人拒吃止痛藥，即使醫生開了處方，也將止痛藥棄在一邊，以為只要忍住痛苦就可遠離止痛藥的副作用。

其實人活在世上不應該讓病痛折磨自己，醫學道德也如此，在先進國家和地區的醫院裡，病人都是安安靜靜地躺在病室裡，聽不到有痛苦難忍的呻吟聲。應指出，病人有權要求醫生開止痛藥或舒緩措施來減輕或消除痛楚的，毋須強忍。

使用止痛藥是合理且有其必要性的，首先減輕痛楚，安靜休息在體內易形成一個作用，是抑制發炎反應而產生治療效果，並非只是止痛而已。當然止痛藥如同其他藥物，確有其副作用的存在，一般最常見的就是對胃腸道的傷害，嚴重者甚至有可能引起對腎臟的傷害。不過問題在於病患需要建立正確的用藥觀念，如果應用得當，就可以將副作用減到最低程度。

故短期痛症，可在感覺痛楚時服，若痛楚持續，可定時服，但不可超越每日最高劑量；長期痛症則以醫生指示為準，定期服用止痛藥。

人間百寶

利比亞的沙漠無邊無際，自古以來流傳著一個世外桃園的迷城故事，令到上世紀初西方獵奇者大舉出動，搜遍萬里狂沙，結果無功而還。

一四八一年某日，一個滿面風塵失魂落魄的陌生人在班加西的市集出現，他被帶去見穆斯林的教長。這人叫基拉，是個駱駝販子，他們的隊伍在沙漠中遇上大風沙，迷失方向，除了他之外沒人人生還。基拉誤打誤撞，闖入一個山谷，走過一條很長的甬道，突然眼前一亮，只見一片綠洲，和一個白袍城堡。城堡的人很友善，男女膚色很白，碧眼素服，女的更不披面紗，操古怪語言，可以肯定他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穆斯林教徒。城中有人懂阿拉伯語者，告訴他此城叫澤蘇拉 (Zerula)，皇帝和皇后長睡不起，由人民治國，最使基拉大感驚異，就是滿城珍寶，竟夜不閉戶，無人動念。

其時正是十字軍戰役告終，班加西教長害怕沙軍殘餘勢力未消，而基拉無法講出澤蘇拉所在，也無法解釋如何能隻身橫渡荒涼來到班加西，對他也就起疑心，立刻命令手下搜身，竟在他的身上找到一枚金戒指，上面鑲有一顆雞卵般大的紅寶石。這枚戒指連城的寶物，世上罕見，教長立刻組織探險隊，深入沙漠，但遍尋不獲。

而澤蘇拉傳說不息，流傳數世紀，至一九二九年更掀起高潮，歐洲探險家的車隊浩浩蕩蕩的殺入沙漠，尋覓覓，找足幾年，卻找不到什麼，未幾大戰爆發，探險行動被迫中止。

沙漠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至一九二九年武裝政變之後落在卡扎菲手上，至今下落未明。

沙漢迷城